

万里瞻天

在海角楼前，面对八百多年前苏东坡来此手书的“万里瞻天”几个大字，我久久地伫立，无言以对。苏东坡到合浦时，已65岁，垂垂老矣。小人当道，屡遭贬谪，大学士已是老病交加，心灰意冷，不得不捧心向道，以苟残年。此行前来，在东坡的人生之旅中，是一段什么样的历程？合浦，能给大师展示一个什么样的人文风物图景？大师给合浦、也给历史留下一笔什么样的文化遗产？

我僵立在那里，好似面对一个尘封千年的禅偈，怕一旦翻动，不知会飞出一个什么样的神仙或者魔怪来。此行的目的，本来是要追寻大师的遗迹，沾沐一点文气，激涌些许文思，半是拜谒，半是闲逛，没想到却勾起了缠脑绕心的苦苦追思。“万里瞻天”！“万里瞻天”！几个字在我脑际辉煌起来，也万般沉重起来，抹不开，放不下，只好硬着头皮慢慢去解读了。

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，高太后临政，大赦天下，苏东坡终于结束了在天涯海角多年的流放生涯，量移合浦安置。本来是值得高兴的，却高兴不起来。他无法高兴。一代宗师的命运，双大学士的前程，被一群卑鄙小人玩弄于股掌，全系于一人之好恶喜怒，一身老朽，日暮西垂，又怎么能高兴得起来！东坡何辜！文化何辜！历史何辜！

东坡无言。东坡默默地前行。6月19日，他从儋州起程，经徐闻而官寨（今广东廉江县），陆海兼程，辗转到了廉州。

几十年的风雨历程，苏东坡已懒得再去思想。吾从何来？将去何处？已经没有必要去思想了。在不需要思想的年代，思想就是一种痛苦，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，甚至是灭顶之灾。有专制就有贬官，有小人就有冤案；而专制往往与小人相伴生，历史也更可悲了。这次奉命量移合浦，实质上只是一次仅有地理性意义的调迁，说得好听点就是离京城、离亲属近了一步，没有了一海之隔，既无实职也无权势，但终于是又一次皇恩浩荡的大赦，是远别荒岛的北归。然而，这不过是多少次调迁中的又一次罢了，说不准还是小人们又一次设陷呢。东坡没有思想，想他干嘛？东坡却有滚滚诗行。诗是关不住的啊！

在徐闻，东坡住进兴廉村净行院。是夜大雨滂沱，诗人回顾坎坷一生，感慨良多，笔端一抖，诗行便跃而出：

芒鞋不踏名利场，一叶虚舟寄涉茫。

林下对床听夜雨，静无灯火照姜凉。

（《夜雨宿净行院》）

人在江湖，随他去吧。但怎么清净得了？苏东坡不是“不踏名利场”，而恰恰是遭到了“名利场”的轰逐驱赶，其秉性人格与“名利场”格格不能相入。那些毫无官格、人格的小人，作诗不行，做事不行，谋官弄权、诬陷整人却专业得很哪。名利场上小人多多，是忠职之士、正人君子能立足的么？留给东坡的，只能是一种悲怆、痛楚、凄怨而又无奈的呐喊。世界级的大文豪，无所寄系，无所根着，恰如“一叶虚舟”，萍“寄涉茫”；只能

“林下对床”听听“夜雨”，夜深人静，孤苦“凄凉”，甚至连“灯火”也照不到，遑论与谁叙说？向谁倾叙？又谁能知解？而这，又是什么世道，什么人生？！

东坡这次量移，不是荣归故里，而是大难不死的侥幸生还。他当初远贬海南荒蛮之地时，就作了客死他乡的准备。他寄言胞弟苏辙和友人，这次到了儋州之后，首先就备下一口棺材，然后再买块墓地。东坡心里清楚，这次远贬，不同去黄州，虽同样是小人落害，无端蒙冤，但尚年轻气盛，有一副好筋骨，还经得起摔打，还有时日可待。他虽身陷黄州，却心存高远，他在这里创作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和前后《赤壁赋》等壮丽诗篇，不仅是诗人才华横溢的必然芒露，也是其对命运的不屈与抗争，是对小人们的冷蔑和无视。也不同去惠州，那时尚有爱妾王朝云在身边照料，有一帮好友诗酒唱和，也为朝云建了几间小屋，还有点居家过日的意思。可是，遭贬海南，已年过60，纵是夕阳尚光灿，惜已近黄昏了。更令东坡伤心的是，不仅在官场上为小人所算计，一贬再贬，甚至囚之牢笼，赖以庇护的家庭也遭受巨大不幸，前后两任夫人已经逝世，小儿苏遁不幸夭折，相依为命的爱妾朝云也不幸病故，东坡已经心灰意冷，渺茫人生。所以，他只带幼子苏过，不无悲切的往孤岛跋涉而去，并准备在那里了此残生。谁知一纸诏书，使他的人生之旅又一次易辙改道。

所以，他从儋州出来，只是徐徐而行，不算太远，却走了好些天。他说他不想回来了，已爱上了那个地方。喉咙一吼咕，诗句便潮涌而出：

参横斗转欲三更，苦雨终风也解晴。
云散月明谁点缀，天容海色本澄清。
空余鲁叟乘桴意，粗识轩辕奏乐章。
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生平。

（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）

诗是好诗。但现在读来，却竟然有一种酸楚泪涩的感觉。宦海沉浮，疾风苦雨，几多冤屈，几多辛酸！苏东坡决不是一介愚忠俗吏，为那一纸诏书就欢呼“云散月明”，天海“澄清”；又是何种意境能使他“九死南荒”而不恨呢？果真是“兹游奇绝”的椰岛风情吗？诗人心中应当明白，此行大概就是他人人生之旅的最后一站了，人老须长，还能再贬几回？还能苦撑到几时？不是不想回，而是回不得，不得回，只好苦中作乐，以苦为乐，笑傲厄运罢了。

对于蒙冤受贬，苏东坡从来也没有立身安命，顺听自然，当然也没有苦苦抗争，讨个说法。诗人毕竟是诗，其超凡脱俗之处就在于，能够于无抗争处见峥嵘，临绝境而处泰然。他情愿纵身江河，效仿屈子之壮举，以身殉诗，也决不甘受小人之辱。

好在还有诗。有诗就有抗争，有诗就有人生，有诗就有苏东坡。东坡的亲属，友人，都曾力劝东坡戒诗，不写那个要命的诗还不行吗？但诗，怎么可戒？何以能戒？有生命的诞生，有热血的奔涌，就必然有诗的啸吟！诗，已是诗人的一切。其学识，其人格，其爱

恨，其灵魂，其生命家国，已凝响为一曲曲嘹亮千古的诗的吟唱。你污陷罢，你发配罢，纵是“九死南荒”又如何？这“生平”之“冠”，何等美哉！何等快哉！小人人们的良苦用心，阴险作为，又怎能奈何苏东坡？

到了合浦，老人的双脚已稳稳实地站在了大陆的土地上，孤岛已经远逝，流放已经结束，权且把那颗久悬的心放下，就万事皆空的放闲他几天吧。东坡老矣！东坡累矣！东坡在他苦难的人生之旅，太需要有片刻的安宁了。合浦，非常荣幸地迎来了苏东坡。千年等一回，一回等千年，合浦因了苏东坡，也就有了千年之幸。

在合浦，东坡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接待，当然，更多的是当地的几个文人雅士为其接风洗尘。这也就够了。东坡本来就是文人嘛。文人的“接风”是什么“风”？当不是山珍海味、穷吃海喝的官宴罢。东坡爱吃，东坡爱饮，穷吃海喝的官宴罢。东坡爱吃，东坡爱饮，却不贪吃、不善饮，他制作的“东坡肉”，他酿制的真一仙酒，天门冬酒，蜜酒，就很有些功夫，以至世人学仿，也只及皮毛。但不要忘了，苏东坡终于是世界级的大诗人、大文豪，为官被贬，但其诗文是贬不了的，其落落不屈的人格是贬不了的。在合浦期间，或手持龙眼，或访贤问古，或友朋往来，诗人的胸中，始终是诗潮涌动，在不经意间，诗章便狂泻而出。

他老人家在合浦留下的诗作，虽不见了先时的那种“大江东去”的磅礴大气，却也非平庸之辈所能望尘。这不要紧，历史既然铸就了苏东坡，历史既然把大师和合浦牵扯在一起，也必然要赋予合浦相应的文化担载。合浦，是注定少不了这份荣耀的。

这不，那天苏东坡在太守张左藏、石康县令欧阳晦夫和地方名士邓拟等人的拥陪下，来到了合浦海角亭。海角亭不大，远没有赤壁之险峻古远，也不似西湖之绿蓝清幽，但面临辽阔无垠的滔滔大海，却另有一番非同凡响之气象，就连侧旁远挟山势滚滚而来的大廉江，也仅是沉沉一脉，似有似无。大海，才是最博大的噢！大师在亭下一站，听海风浅啸，看波涛翻卷，那颗破碎了的心立马就为大海浩瀚雄阔、巨浪排空的气势所感动，一切冤屈与烦恼，都在瞬间涤荡无存。诗人的诗兴又来了。

但这次，诗人并没有写诗。大师回眸四顾，轻轻一笑，坚毅而释然，大笔一挥：“万里瞻天”几个大字，便天外飞虹般横空而出。

诗人掷笔于地，健步奔向海边，一任海风撕扑，海浪溅衣，全然不觉。诗人释然了，释然于茫茫大海边；诗人没有释然，他还要情寄万里，远瞻家国。我依稀感觉到，诗人的合浦之旅，历史使命已经完成，一代宗师的文化感悟和历史凝思就在这里定格为永恒。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……”的磅礴大气，豪迈情怀，已从黄州贯合浦，从赤壁而脉连海角亭，也纵贯了诗人的坎坷一生。